

晉書



戰記卷第七

晉書百七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石季龍下

子世

導

鑒

再閱

永和三年季龍親耕籍田于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  
 先蠶于近郊遂如襄國謁勒墓以中書監石寧為征  
 西將軍率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為麻秋等後繼張重  
 華將宋秦等率戶二萬來降河湟間氏羌十餘萬落  
 與張瑒相首尾麻秋憚之不進重華金城太守張冲  
 又以郡降石寧麻秋尋次曲柳劉寧王擢進攻始興  
 武街重華將楊康等與寧戰于沙阜寧敗績乃引還



國子監刊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金城王擢尅武街執重華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戶于雍州季龍又以孫伏都爲征西將軍與麻秋率步騎三萬長驅濟河且城長最重華大懼遣將謝艾逆擊敗之秋退歸金城勒及季龍並貪而無禮既至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竒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爲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邯鄲城西石子壩上有趙簡子墓至是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

銅柱鑄以爲噐時沙門吳進言于季龍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季龍於是使尚書張群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長數十里趙攬申鍾石璞等上疏陳天文錯亂蒼生凋弊及因引見又面諫辭旨甚切季龍大怒曰牆朝成夕沒吾無恨矣乃促張群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爲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揚州送黃鵠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于玄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季龍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庭之乘鑿



北城引水于華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既馳逐無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圍禽獸皆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慄

士卒饑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宣弓馬衣食皆號爲御有亂其間者以冒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子遺季龍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于秦晉宣素惡韜寵是行也嫉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于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河陝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抱罕護軍李達率衆七千降于季龍自河已南氏羌皆降石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視而大怒斬匠蕺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謂所幸楊杯字成曰韜凶豎勃逆敢違我如是汝



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  
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杯等許諾  
時東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為三狀若匹布東  
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沒後分為七道每相  
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  
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  
師不知誰之當之是夜韜譙其寮屬于東明觀樂奏  
酒酣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  
開意為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泫  
然流涕左右莫不歎歎因宿于佛精舍宣使楊杯牟

皮牟成趙生等緣獼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  
旦宣奏之季龍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之其司  
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牆之內慮生非常不  
可以出季龍乃止嚴兵發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車從  
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  
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丑武等將委之以罪季龍  
疑宣之害韜也謀名之懼其不入乃偽言其母哀過  
危懼宣不虞已之見疑也入朝中宮因而止之建興  
人史科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  
人妻外妻相與語曰大事也但願大家老壽吾等



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閣中杯不見也科尋出  
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  
語當殺之斷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踰牆獲免  
季龍馳使收之獲揚杯半皮趙生等杯皮尋皆亡去  
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季龍悲怒彌甚幽宣於席  
庫以鐵環穿其領而鑱之作數斗木槽和羹飯以猪  
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  
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  
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雅劉霸拔其髮抽其  
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雅以繩貫其領鹿盧絞上

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  
際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  
灰分置諸門文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數歲  
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季龍欲赦之其  
大臣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戮之兒猶挽季龍衣而大  
叫時人莫不為之流涕季龍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  
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  
其東宮養猪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  
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季龍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  
及宣之殺韜也季龍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廢宣母



杜氏為庶人貴嬪柳氏尚書者之女也以才色特幸  
坐其二兄有寵于宣亦殺之季龍追其姿色復納者  
少女于華林園季龍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  
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  
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土却也獲  
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  
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規立世為嗣劉當為  
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倡  
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  
卿且勿言吾之太子處矣又議于東堂季龍曰吾欲  
以純灰二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  
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五已老矣於是與  
張舉李農之議勅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  
署名季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  
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  
張舉李農之吾心矣其令論之遂立世為皇太子劉  
氏為皇后季龍召太常條攸光祿勳杜嘏謂之曰煩  
卿傳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宣明之署攸太傅  
嘏為少傅季龍時疾瘳以永和五年僭即皇帝位于  
南郊大赦境內建元曰大寧百官增位一等諸子進



爵郡王以尚書張良為右僕射故東宮謫卒高力等萬餘人當戍涼州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又勅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步陽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陰令胡人頡獨鹿微告戍者戍者皆踊林大呼梁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率衆攻陷下辨逼張茂為大都督大司馬載以輜車安西劉寧自安步擊之大敗而還秦雍間城戍無不摧陷斬二千石長史長驅而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兵甲所在掠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

六年春正月癸巳劉粲復寇婁縣遂掠武進乙未進司徒郗鑿都督吳國軍事戊午以運漕不繼發王公已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二月巳丑以幽州刺史大單于段遼為驃騎將軍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癸未詔舉賢良直言之士夏四月旱六月景申復故河間王顥爵位封彭城王植子融為樂成王章武王混子玠為章武王秋七月李雄將李壽侵陰平武都氏即楊難敵降之八月庚子以左僕射陸玩為尚書令七月春正月辛未大赦三月西中即將趙胤司徒中郎匡術攻石勒馬頭塢剋之勒將韓雍寇南沙及海



虞夏四月勒將郭敬陷襄陽五月大水秋七月景辰  
詔諸養獸之屬損費者多一切除之太尉陶侃遣子  
平西參軍斌與南中郎將桓宣攻石勒將郭敬破之  
尅樊城竟陵太守李陽拔新野襄陽因而戍之冬十  
一月壬子朔進太尉陶侃為大將軍詔舉賢良十二  
月庚戌帝遷于親宮

八年春正月辛亥朔詔曰昔大賊縱暴宮室焚蕩元  
惡雖翦米暇營有司屢陳朝會逼狹遂作斯宮子  
來之勞不日而成既獲臨御大饗群后九賓充庭百  
官象物知君子勸禮小人盡力矣思蠲密網咸同斯

二百餘人列拜于前李龍曰何所求也皆言聖躬不  
和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為皇太子李龍  
不知斌之廢也責曰燕王不在內邪呼來左右言王  
酒病不能入李龍曰促持輦迎之當付其璽綬亦竟  
無行者尋昏眩而入張射使第雄等矯李龍命殺斌  
劉氏又矯命以射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加千兵百騎一依漢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歎曰禍  
將作矣吾無為豫之乃仰藥而死俄而李龍亦死李  
龍始以咸康元年僭位至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五  
歲於是世即偽位尊劉氏為皇太后臨朝進張射為



丞相豺請石遵石鑒為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張舉謀誅李農而舉與農素善以豺謀告之農懼率騎百餘奔虜宗率乞活數萬家保于上白劉氏使張舉等統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離為領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司隸校尉為己之副鄴中悉益大起迭相劫掠石遵聞李龍之死屯于河內姚弋仲符洪石閔劉寧及武衛王鸞寧西王午石榮王鐵立義將軍段勤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遵于季城說遵曰殿下長而且賢先帝亦有意于殿下矣但以末年愴感為張豺所誤今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

虛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孰不倒戈開門而迎殿下者邪遵從之洛州刺史劉國等亦率洛陽之衆至於季城遵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遵次于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為前鋒豺將出距之耆舊獨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為張豺城戍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率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引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擇官不殞而禍業繁興今皇嗣冲幼託之于將軍將軍何以匡濟邪加遵重官可以彌不豺惶怖失守無復善計但言唯唯劉氏令以遵為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

正德十年



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  
之任遂至安陽亭張勳惟而出迎遵命抗之於是賈  
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并于大武前殿擗踊盡哀退如  
東閣斬張勳于平樂市夷其三族併劉氏今日嗣子  
幼冲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  
位遵偽讓至于再三群臣敷勸乃受之僭即尊位于  
大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罷上白圍封世為譙王邑  
萬戶行以不臣之神廢劉氏為太妃尋皆殺之世凡  
立三十三日於是太子農歸請罪遵復其位待之如初  
尊其母鄭氏為皇太后其妻張氏為皇后以石斌子  
衍為皇太子石鑒為侍中石冲為太保石苞為大司  
馬石琨為大將軍石閔為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  
錄尚書事輔政暴亂拔樹履雷雨雹大如盂并太武  
暉華殿災諸門觀樹蕩然其乘輿服御燒者大半先  
歲照天金石皆盡六月餘乃滅雨血周遍鄴城石冲  
時鎮守劉閔遵殺世而自立乃謂其寮佐曰世受先  
帝之命遵執廢殺罪逆莫大其勅內外戒嚴執持親  
討之於是留軍北沐堅戍幽州師衆五萬自劉討遵  
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及常山衆十餘萬次于堯鄉  
遵遣教書謂左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為



復相殘乎吾將降矣其將陳達進曰彭城莫精自亭  
為罪大矣吳王雖北却臣將南轅于京師擒彭城者  
後奉還大駕冲從之遵馳遣王擢以書喻冲冲弗聽  
遵假石閔黃鉞金鉞與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  
于平棘冲師大敗獲冲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  
餘人始葬李龍朔其墓為顯原陵偽謚武皇帝廟號  
太祖遵揚州刺史王浹以淮南歸順晉西中郎將陳  
達進據壽春征北將軍褚裒率師伐遵次于下邳遵  
以李農為南討大都督率騎二萬來距裒不能進退  
屯廣陵陳達聞之懼遂焚壽春以聚毀城而還石苞

時鎮長安謀帥關中之眾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曹  
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  
豪右知其無成並遣使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勲勲於  
是率眾赴之辟于懸鉤去長安二百餘里使治中劉  
煥攻京兆太守劉季離斬之三輔豪方多殺其令長  
擁三十餘壁有眾五萬以應勲苞輟攻鄴之謀使麻  
秋姚國等率騎距勲遵遣車騎王朗率精騎二萬外  
以討勲為名因劫苞送之于鄴勲又為朗所距釋懸  
鉤拔宛城殺遵南陽太守袁景而還初遵之發季城  
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儲貳既而立衍閔甚



失望自以勲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能任閔既為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萬餘人皆奏為殿中負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宮女樹已之恩遵弗之猜也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咸怨矣而又納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之計頗疑憚於閔稍奪兵權閔益有恨色準等咸勸誅之遵召石鑿等入議于其太后鄭氏之前皆請誅之鄭氏曰李城迴師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不可便殺也鑿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亥周成率甲士二十執

遵于如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鑿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鑿復能幾時乃殺之于琨華殿誅鄭氏及其太子衍上光祿張斐中書令孟準左衛王鸞等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鑿乃僭位大赦殊死已下以石閔為大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為大司馬並錄尚書事即闔為司空秦州刺史劉群為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為中書監鑿使石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等夜誅閔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鑿恐閔為變偽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并誅石苞時石祗在襄國



與姚弋仲符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農鑿遣石琨為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分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殺之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誅閔等時鑿在中臺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鑿以攻之鑿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嚴率衛士謹先啓知鑿曰卿是功臣好為官陳力朕從臺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及銖率衆攻閔農不剋屯於鳳陽門閔農率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鑿懼閔之誅已也馳招

農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閔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鑿于御龍觀懸食給之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勅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已用也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戶諸



城外悉為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是高阜多鬚至有濫死者半太宰趙鹿太尉張舉中軍張春光祿石岳撫軍石寧武衛張秀及諸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石琨奔據冀州撫軍張沉屯滏口張賀度據石濟建義段勤據黎陽寧南楊群屯桑壁劉國據楊城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符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王朗麻秋自長安奔于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朗奔于襄國麻秋帥衆奔于符洪石琨及張舉王朗率衆七萬伐鄴石閔率騎千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

鋒摧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遂歸于冀州閔與李農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濟鑿金室遣宦者齎書召張沉等使承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馳還廢鑿殺之誅季龍孫二十八人盡殪石氏鑿在位一百三日季龍小男混末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勅收付廷尉俄而斬之於建康市季龍十三子五人為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季龍惡之改蘭陵為武興郡至是終為閔而滅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



閔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  
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也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  
牙門勒破陳午獲瞻時年十二命季龍子之驍猛多  
力攻戰無前歷位左積射將軍西華侯閔幼而果銳  
季龍撫之如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絕人拜  
建節將軍徙封脩成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季  
龍之敗於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  
之後威聲彌振胡夏宿將莫不憚之永和六年殺石  
鑿其司徒申鍾司空卽闔等四十八人上尊號于閔  
閔固讓李農農以死固請於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

天赦改元曰永興國號大魏復姓冉氏追尊其祖隆  
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爲皇太后立妻  
董氏爲皇后子智爲皇太子以李農爲太宰領太尉  
錄尚書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爲縣公封其子胤明  
裕皆爲王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持節赦  
諸屯結皆不從石祗聞鑿死僭稱尊號于襄國諸六  
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閔遣使臨江告晉曰胡逆  
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  
答閔誅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  
常侍嚴震趙昇等晉廬江太守袁真攻其合肥執南



蠻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石祗遣其相國石琨率衆十萬伐鄴進據邯鄲祗鎮南劉國自繁陽會琨閔大敗琨于邯鄲死者萬餘劉國還屯繁陽苻健自枋頭入關張賀度段勤與劉國靳豚會于昌城將攻鄴閔遣尚書左僕射劉群爲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通周成等帥步騎十二萬次于黃城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戰于蒼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追斬靳豚于陰安鄉盡俘其衆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鍾鼓縣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之閔至自蒼亭行飲至之禮清定九流準才授任儒學後門

多蒙顯進于時翕然方之爲魏晉之初閔率步騎十萬攻石祗于襄國署其子太原王胤爲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爲麾下光祿大夫韋謏啓諫切甚閔覽之太怒誅謏及其子孫閔攻襄國百餘日爲土山地道築室反耕祗大懼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遣使詣慕容儁姚弋仲以乞師會石琨自冀州援祗弋仲復遣其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滹頭儁遣將軍悅綰率甲兵二萬自龍城三方勁卒合十餘萬閔遣車騎胡睦距襄于長蘆將軍孫威侯琨于黃丘皆爲敵所敗士卒畧盡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至閔



將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窮寇固迷希望外援今疆救雲集欲吾出戰腹背擊我宜固壘勿出觀勢而動以挫其謀今陛下親戎如失萬全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請率諸將為陛下滅之閔將從之道士法饒進曰太白經昂當殺胡王一戰百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諫者斬於是盡衆出戰姚襄悅縮石琨等三百攻之祇衝其後閔帥大敗閔潛于襄國行宮與十餘騎奔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冉胤及左僕射劉琦等送于祇盡殺之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車騎胡睦侍中李緄中書監盧諶少府王鬱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死者十餘萬人於是人物殲矣賊盜蜂起司冀大飢人相食自季龍末年而閔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青雍幽荊州徙戶及諸氏羌胡蠻數百餘萬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且饑疫死亡其能達者十有三諸夏紛亂無復農者閔悔之誅法饒父子支解之贈韋謏大司徒石祇使劉顯帥衆七萬攻鄴時閔潛還莫有知者內外兇兇皆謂閔已沒矣射聲校尉張艾勸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止劉顯次于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召衛將軍王泰議之泰恚其謀



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固稱疾篤閔怒還宮  
顧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為命邪要將先滅群  
胡却斬王泰於是盡衆而戰大敗顯軍追奔及于陽  
平斬首二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祗為效閔振  
旅而歸會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將奔關中閔怒誅泰  
夷其三族劉顯果殺祗及其太宰趙鹿等十餘人傳  
首于鄴送質請命驃騎石寧奔于柏人閔命焚祗首  
于通衢閔襄州刺史劉啓以鄆城歸順劉顯復率衆  
伐鄴閔擊敗之還稱尊號于襄國閔徐州刺史周成  
兗州刺史魏統豫州牧并遇兗州刺史樂弘皆以城  
歸順平南高崇征虜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三河  
歸順慕容彪攻陷中山殺閔寧北白同幽州刺史劉  
準降于慕容儁時有雲黃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一  
白鳥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劉顯率衆伐常山太  
守蘇亥告難于閔閔留其大將軍蔣幹等輔其太子  
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大司馬清河王寧  
以棗強降于閔收其餘衆擊顯敗之追奔及于襄國  
顯大將曹伏駒開門為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  
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百姓于鄴顯領軍犯  
路率衆千餘斬關奔于枋頭時慕容儁已剋幽薊略



地至于冀州閔帥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  
閔大將軍董閔車騎張溫言於閔曰鮮卑乘勝氣勁  
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  
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  
恪而避之人將侮俄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  
以鐵鑣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  
前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  
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  
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馬  
無故而死為恪所擒及董田張溫等送之于薊儁立

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下  
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  
為不可作帝王邪儁怒鞭之三百送于龍城告虜虢  
廟遣慕容評率衆圍鄴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  
于晉陽蘇亥棄常山奔于新興鄴中饑人相食李龍  
時宮人被食略盡冉智尚幼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  
劉猗奉表歸順且乞師于晉濮陽太守戴施自倉垣  
次于棘津止猗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猗使嵩還鄴復  
命幹沉吟未決施乃率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  
譎之曰且出璽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不通未敢送



也須得璽當馳白天子耳聞璽已在吾處信卿至誠  
必遣軍糧厚相救餉幹以為然乃出璽付之施宣言  
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京師長水校尉馬  
願龍驤田香開門降評施融將幹懸縋而下奔于倉  
垣評送閔妻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中書  
監聶熊司隸校尉籍罷中書令李垣及諸王公卿士  
于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卽肅自殺雋  
送閔既至龍城斬于遏陁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  
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雋遣使者祀之謚  
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歲大和八年也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戎狄之  
舉也蠢茲雜種自古為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况乃  
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紊之機覩危亡之隙而莫  
不嘯群鳴鎬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竒醜  
類聞鞞上黨季子鑒其非几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為  
亂及惠皇失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螳徒乘間煽禍  
處劉我都邑剪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航於鯨浪  
王公顛仆譬游魂於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  
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竒謨間發猛氣橫飛  
遠嗤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詞惆悵焚元



超於苦縣陳其亂政之讐戮彭祖於襄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杖竒材而竊徵彌淮舊都而抗王室褊擅裘襲冠帶釋介冑開庠序鄰敵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古之為國曷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謀身隕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缺騁梟心於狼性始懷怨對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鍤相尋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慄慄遺黎求哀無地戎狄殘獷斯為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元弟讎隙自相屠脍

取笑天下墳土未燦禍亂荐臻釁起於張豺族傾於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為咎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殪晉人既窮其酷永曾之誅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贊曰中朝不競蠻狄爭衡塵飛五嶽霧掩三精狡馬石氏怙亂窮兵流災肆慝剽邑屠城始自群盜終假鴻名勿謂凶醜亦曰時英季龍篡奪淫虐播聲身喪國泯其由禍盈



載記卷第七

晉書百七

燕於幽州... 晉書百七

載紀第八

晉書一百八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慕容廆

裴嶷 高瞻

慕容廆字弈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畧同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伐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龍冠諸部因呼之



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  
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以  
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  
慕諸夏之風矣虜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  
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虜童中時往  
謁之華甚嘆異謂曰君至長必為命世之器臣難濟  
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虜結殷勤而別涉歸死其  
弟耐篡位將謀殺虜虜亡潛以避禍後國人殺耐迎  
虜立之初涉歸有憾於宇文鮮卑虜將脩先君之怨  
表請討之武帝弗許虜怒入寇遼西殺畧其衆帝遣  
幽州諸軍討虜戰于肥如虜衆大敗自後復掠昌黎  
每歲不絕又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虜夷  
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沉  
將迎立依慮之子為王虜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沉  
力戰斬丁遂復扶餘之國虜謀於其衆曰吾先公以  
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疆弱固別豈能與晉競乎  
何為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為  
鮮卑都督虜致敬於東夷府巾衣詣門抗士大夫之  
禮何龕嚴兵引見虜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虜  
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為哉龕聞而慙之彌加敬憚



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虜威德日廣懼有吞并之計因為寇掠往來不絕虜卑辭厚幣以撫之太康十年虜又遷于徒河之青山虜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永寧中憇垂大水虜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褒賜命服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雲寇邊城雲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部虜親擊敗之素延怒率衆十萬圍棘城衆咸懼人無距志虜曰素延雖犬羊壤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君但為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虜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為臻報讎實欲因而為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虜子翰言於鬼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為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為名內實幸而為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



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  
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  
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虜從之是日  
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  
郡而歸懷帝蒙塵于平陽王浚承制以虜為散騎常  
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虜不受建興中愍  
帝遣使拜虜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建武初元  
帝承制拜虜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  
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虜讓而不受征虜將  
軍魯昌說虜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

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  
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為疆  
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  
誰敢不從虜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  
即尊位遣謁者陶遼重申前命授虜將軍單于虜固  
辭公封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虜刑政脩明虛懷引  
統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虜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  
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  
州人為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  
疑代郡魯昌北平陽耽為謀主北海逢羨廣平游邃



北平西方度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東裴開為股肱  
渤海封奕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  
才雋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太山胡母翼魯國孔纂  
以舊德清重引為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為東  
庠祭酒其世子甄率國胄束脩受業焉鹿覽政之暇  
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時平州刺史東  
夷校尉崔恣自以為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  
莫有赴之恣意鹿拘留乃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  
等謀滅鹿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伐鹿鹿曰彼信崔  
恣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

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  
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  
一則疑吾與恣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  
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  
三國攻棘城鹿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  
言於衆曰崔恣昨有使至於是一國果疑宇文同於  
鹿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我當獨兼  
其國何用人為盡衆逼城連營二十里鹿簡銳士配  
銳推鋒於前翰領精騎為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鹿  
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鹿軍之至方



率兵距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  
震擾不知所為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  
於其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嶷送于建鄴  
崔苾懼虜之仇已也使兄子燾偽賀虜會三國使亦  
至請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教我耳虜將燾示以  
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  
來賀我乎燾懼首服虜乃遣燾歸說苾曰降者上策  
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苾與數十騎棄家室奔于高  
句麗虜悉降其衆徙燾及高瞻等於棘城待以賓禮  
明年高句麗寇遼東虜遣衆擊敗之裴嶷至自建鄴  
帝遣使者拜虜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增邑二千戶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車  
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戶常侍單于  
並如故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州守宰  
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脩備虜遣魼龍芝入令支收  
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虜距之送其使於  
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虜虜遣魼距之以裴嶷  
為右部都督率索頭為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  
伯林為左翼攻乞得龜剋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  
城收其資用億計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即位加



晉書卷八  
一  
鬼侍中位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辭  
不受庾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  
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  
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  
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遣使與太尉陶侃箋  
曰明公使君轂下振德曜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  
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嶮遠隔以燕越每  
瞻江湄延首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  
為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啓基祚流萬世  
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踴猥以  
切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群羯下不能身赴國難  
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  
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侏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  
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  
之耻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  
之志而令白公五負殆得極其暴竊為丘明耻之區  
區楚國子重之徒猶耻君弱群臣不及先大夫厲已  
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句踐取威黃池  
況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  
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



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據揚越外杖周張內馮顧陸距魏赤壁剋取襄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旰食不知今之江表爲賢儁匿智藏其勇略邪將呂蒙凌統高蹤曠世哉况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其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疆衆心所去敵有釁矣易可震蕩王郎袁術雖自詐偽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司徒清虛寡欲善於今已昔曹叅亦崇此道著畫一

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處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施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爲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虜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爲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遠陳馮言不宣盡虜使者遭風沒海其後虜更馮前箋并齎其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疏上侃府曰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



興剋平嶠會神武之畧邁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  
難禍結京畿釁成公族遂使羯寇乘虛傾覆諸夏舊  
都淪滅山陵毀掘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獫狁之疆  
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稱尊  
號者也天祚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  
冠莅國忠於王室明允恭肅志在立勳屬海內分崩  
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統蕩平江外  
虜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係心京師常假  
寤寐欲憂國亡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我不稅駕動  
成義舉今羯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畧燕齊

虜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  
御下况虜輔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輕尤命  
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勲者也方今詔命隔  
絕玉路嶮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今燕之舊壤北周  
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山南極異方而悉為虜庭非  
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為宜遠遵周室近準漢初進  
封虜為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  
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虜得祇承詔命率合諸  
國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  
虜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



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  
心實為國計侃報抽等書其畧曰車騎將軍憂國忘  
身貢篚載路羯賊求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塞  
外遠綏索頭荒服以獻惟北部未賓屢遣征伐又知  
東方官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  
欲進車騎為燕王一二具之未功成進爵古之成制  
也車騎雖未能為官摧勅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  
可不遲速當任天臺也朝議未定八年虜卒乃止時  
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贈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謚曰襄及備僭號偽謚武宣皇帝

### 裴嶷

裴嶷字文異河東聞喜人也父昶司隸校尉嶷清方  
有幹畧累遷至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即榮陽太守  
屬天下亂嶷兄武先為玄菟太守嶷遂求為昌黎太  
守至郡久之武卒嶷被徵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既  
達遼西道路梗塞乃與開投虜時諸流寓之士見虜  
草創並懷去就嶷首定名分為群士啓行虜甚悅以  
嶷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外內  
騷動虜問策於嶷嶷曰悉獨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  
衆無部陣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則成擒耳虜從之遂



陷寇營虜威德於此去振將遣使獻捷於建鄴妙簡  
行人令疑將命初朝廷以虜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  
豪處之疑既使至盛言虜威暑又知四海英賢並為  
其用舉朝改觀焉疑將還帝試留疑以觀之疑辭曰  
臣世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事遠寄投迹荒遐今遭開  
泰得覩朝廷復賜恩詔即留京輦於臣之私誠為厚  
幸顧以皇居播遷山陵幽辱慕容龍驤將軍越在遐  
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埽平中壤奉迎  
皇輿故遣使臣萬里表誠今若留臣必謂國家遺其  
僻陋孤其丹心使懷義懈怠是以微臣區區忘身為  
國貪還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疑還虜後謂群  
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于此豈非天以授孤  
也出為遼東相轉樂浪太守

高瞻

高瞻字子前渤海夜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  
尺二寸光熙中調補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  
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雲擾此郡沃壤憑固  
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為寇庭非謂圖安之所王彭祖  
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疆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  
為何如眾咸善之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



既而以王浚政令無恒乃依崔慈隨慈如遼東慈之  
與三國謀伐虜也瞻固諫以為不可慈不從及慈奔  
敗瞻隨衆降于虜虜署為將軍瞻稱疾不起虜敬其  
姿噐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  
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係孤思與諸  
君匡復帝室翦鯨豕于二京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  
表侔勲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願也君中州大族冠  
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華夷之異有  
懷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羗文王生于東夷但問志畧  
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疾篤虜深不  
平之瞻又與宋該有隙該陰勸虜除之瞻聞其言彌  
不自安遂以憂死

載記第八

晉書一百八



載紀卷第九

晉書一百九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慕容皝

慕容翰

楊裕

慕容皝字元貞鹿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畧尚經學善天文鹿為遼東公立為世子建武初拜為冠軍將軍左賢王封望平侯率眾征討累有功太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鹿卒嗣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尋而宇文乞得龜為其別部逸豆歸所逐奔死于外皝率騎討之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初皝庶

嘉靖戊午年

晉書

一



兄建威翰駢武有雄才素為皝所忌母弟征虜仁廣武昭並有寵於鹿皝亦不平之及鹿卒並懼不自容至此翰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皝皝殺昭遣使按檢仁之虛實遇仁於險瀆仁知事發殺皝使東歸平郭皝遣其弟建武幼司馬佟壽等討之仁盡眾距戰幼等大敗皆沒於仁襄平令王末將軍孫機以遼東叛于皝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遼東相韓矯玄菟太守高詡等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遼左之地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宇文歸段遼及鮮卑諸部並為之援咸和九年皝遣其司馬封弈攻鮮卑木堤于白狼楊威淑虞攻烏丸悉羅侯於平岡皆斬之材官劉佩攻乙連不剌段遼遂寇徙河皝將張萌逆擊敗之遼弟蘭與翰寇柳城都尉石琮擊敗之旬餘蘭翰復圍柳城皝遣靈遠慕容汗及封弈等救之皝戒汗曰賊眾氣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輕進必湏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銳遣千餘騎為前鋒而進封弈止之汗不從為蘭所敗死者大半蘭復攻柳城為飛梯地道圍之二旬石琮躬勒將士出擊敗之斬首千五百級蘭遁歸是歲成帝遣謁者徐孟閭丘幸等持節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



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鬼故事。璣自征遼東，剋襄平。仁所署居就，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於是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咸康初，遣封奕襲宇文弼，部涉奔于大雒，復而還。涉奔于率騎，追戰于渾水，又敗之。璣將乘海，以仁群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璣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已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溥沱之水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剋之乎？」吾討決矣。有沮謀者，斬乃率二軍泛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為璣所擒，殺仁而還。立籍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臣遼遣其將李詠夜襲五輿，遇雨引還。都尉張萌追擊擒詠，段蘭擁眾數萬屯于曲水亭，將攻柳城。于文歸入寇，安晉為蘭聲援。璣以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闐歸皆遁。遣封奕率輕騎追擊，敗之，收其軍實餼穀一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而歸，必復重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遣封奕率騎潛于馬堦山，道俄而遼騎果至。奕夾擊，大敗之，斬其將榮保。遣長史劉斌、郎中令楊景送徐孟等歸于京師，使其以字傳伐。段遼諸城封奕。

嘉靖戊午年

晉書紀

三



攻宇文弼部皆大捷而歸古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  
路後徙昌黎郡築好城於乙連東使將軍蘭勃戍之  
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為勸援乙連飢甚段遼輸之  
粟蘭勃要擊獲之遼遣將屈山雲攻興國與皝將慕容  
遵大戰於五官水上雲敗歸之盡俘其衆封奕等以  
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皝於是咸康三年僭即王  
位赦其境內以封奕為國相韓壽為司馬裴開陽鶩  
王寓李洪杜群宋該劉瞻石琮皇甫真陽協宋晃平  
熙張洪等並為列卿將帥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  
馬出入稱警蹕以其妻段氏為皇后世子雋為太子

皆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皝以段遼屢為邊患遣將  
軍宋回稱藩于石季龍請師討遼季龍於是總衆而  
至皝率諸軍攻遼令支以北諸城遼遣其將段蘭來  
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季龍至徐  
無遼奔密雲山季龍進入令支怒皝之不會師也進  
軍擊之至于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  
叛應季龍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皝降皝曰  
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等率騎二千晨出  
擊之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三  
萬餘級築戍凡城而還段遼遣使詐降於季龍請兵



應接季龍遣其將麻秋率衆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遼及其部衆以歸帝又遣使進旆為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萬戶持節都督單于公如故旆前軍帥慕容評敗季龍將石城等于遼西斬其將呼延晃張支掠千餘戶以歸段遼謀叛旆誅之季龍又使石成入攻凡城不剋進陷廣城旆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無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為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

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于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為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田蚡萬機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豔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既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焚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



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遷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今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邪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並列人臣莫疇陛下深敦渭陽冰等自宜引領臣常謂世主若欲崇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噉啗何辭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變況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以戶告縱令陛下無私於彼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

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國之戚昵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為陛下退為冰計疾苟容之臣坐鑿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今忠臣更為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日更處焦爛之後耳昔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故容身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為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讎內盡忠規陳力輸誠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



者又與冰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  
出內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幾甸  
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  
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  
迹矣每觀史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  
殊世之榮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為害吾  
帝忿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一土  
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  
尊復何黜辱之憂乎竇武何進好善虛已賢士歸心  
雖為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以不驕圖國亡

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通僭逆之寇家  
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讎之憾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  
康邪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  
欲并吞疆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接刃一時務農三  
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畏我境日  
廣况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冰見  
表及書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遂與何充等奏廢  
號稱燕王其年號伐高句麗王釗乞盟而還明年釗  
遣其世子朝於號初段遼之敗也建威翰奔于宇文  
歸自以威名夙振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棄冠



歸信而不禁故得周游自任至於山川形便及戰其  
路莫不練之甄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  
撫膺而已車遂以白甄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還翰言  
大翰乃竊歸駿馬攜其二子而還甄將圖石氏夜來  
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  
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  
也於是率騎二萬出蠡蠡塞長驅至于薊城進渡武  
遂津入于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  
使陽裕唐柱等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為龍城縣於  
是成帝使兼大鴻臚郭希持節拜甄侍中大都督河

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官皆如故封諸功臣  
餘人咸康七年甄遷都龍城率勁卒四萬入自南陝  
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子垂為前鋒遣長史王  
寓等勒衆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麗王劍謂甄軍  
之從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距北置躬率  
弱卒以防南陝翰與劍戰于木底大敗之乘勝遂入  
丸都劍率馬而遁甄掘劍父利墓載其尸赤其母妻  
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而歸明年  
劍遣使稱臣於甄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言  
其相國莫彥渾伐甄諸將請戰甄不許渾以甄為禪



晉書卷之八  
之荒者無獲不復設備說曰渾奢者怠已甚今則可一  
戰矣是時率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家完  
躬還郡縣勸課農桑起龍城宮闕尋又率騎二萬親  
伐宇文歸以翰及垂為前鋒歸使其驍將步奔于盡  
衆距翰說馳遣謂翰曰奔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虜勢  
驕然後取也翰曰歸之精銳盡於此今若剋之則歸  
可不勞兵而滅奔于徒有虛名其實易與耳不且縱  
敵挫吾兵氣於是前戰斬奕于盡俘其衆歸遠遁漠  
北說開地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涉  
奔于城為威德城行飲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以

牧牛給貧家田于宛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  
無地者亦田宛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說記室參軍  
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於百姓分  
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之飢者食之使  
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為災者何也高選農官務盡  
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  
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  
必稱湏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之供百僚之  
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公用  
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



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際號次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飢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畧保全一方威以殄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四焉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彊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戶增十萬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宜省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豈失乎善藏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矣邇者深副樂土之望中國之人皆將壺飧奉迎石季龍誰與居乎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特官半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况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洽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為雨水則入於溝瀆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句麗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狹湊都城恐方將為國家深害宜分其兄弟



宗屬徙于西境諸城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  
在居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  
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飢必取於耕者而食  
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  
給人足治致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  
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畧出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湏  
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  
殿下聖性寬明思言若渴故人盡芻蕘有犯無隱前  
者參軍王憲大夫劉明並竭忠獻款以貢至言雖頗  
有逆鱗意在無責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於法殿

下慈私包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於朝其言  
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  
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詣越豈有得乎右長史宋該等  
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嫉人有之掩蔽耳目  
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  
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  
置其負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  
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負以塞聰雋之路臣之  
所言當也願時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  
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淹王憲劉明忠臣也願宥忤鱗



之愆收其藥石之効旣乃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君以黎元為國黎元以穀為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宜以充不脩闢者措之刑法肅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苑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既灌有益官私王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勲誠旣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剋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負餘者還晨學生不任

訓教者亦除負錄夫人臣關言於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雖其罪應禁黜亦猶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不酬其賜錢五萬明宣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龍山旣親率群僚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大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旣大悅還宮赦其境內號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于山上賜其大臣子弟為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



優劣孰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誠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恪攻高句麗南蘇剋之置戍而還三年遣其世子儁與恪率騎萬七千車襲天餘剋之虜其王及部衆五萬餘口以還孰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擢充近侍以久旱丐百姓田租罷成周冀陽營丘等郡以勃海人為興集縣河間人為寧集縣廣平魏郡人為興平縣東萊北海人為育黎縣吳人為吳縣悉隸燕國孰嘗畋于西部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手麾孰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祕之不言

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兔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宮引儁屬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時年五十二儁僭號追諡文明皇帝

慕容翰字元邕廐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權畧援臂工射膂力過人廐甚竒之委以折衝之任行師征伐所在有功威聲大振為遠近所憚作鎮遼東高句麗不敢為寇善撫接愛儒學自士大夫至于卒伍莫不樂而從之及奔段遼深為遼所敬愛柳城之敗段蘭欲乘勢深入翰慮成本國之害詭說於蘭蘭遂不進後石季龍征遼孰親將二軍略令支以北遼議欲追



之翰知銳躬自總戎戰必剋勝乃謂遼曰今石氏向  
至方對大敵不宜復以小小爲事燕王自來士馬精  
銳兵者凶器戰有危慮若其失利何以南禦乎蘭怒  
曰吾前聽卿誑說致成今患不復入卿計中矣乃率  
衆追銳蘭果大敗翰雖處仇國因事立忠皆此類也  
及遼奔走翰又北投宇文歸旣而逃歸乃遣勁騎百  
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旣思戀而歸理無反面吾  
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爲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  
恨不殺汝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  
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鏗追騎

乃散旣至銳甚加恩禮建元二年從銳討宇文歸  
陣爲流矢所中卧病積時後疾漸愈於其家中騎馬  
自試或有人告翰私習騎疑爲非常銳素忌之遂賜  
死焉翰臨死謂使者曰翰懷疑外奔罪不容誅不能  
以骸骨委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愍不肆之市朝  
今日之死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據神州中原未靖翰  
常剋心自誓志吞醜虜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  
責不圖此心不遂沒有餘恨命也柰何仰藥而死

陽裕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



亮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爲主簿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既剋薊城問裴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北平陽裕幹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爲明公擒也勒方任之裕乃微服潛遁時鮮卑單于段眷爲晉驃騎大將軍遼西公雅好人物虛心延裕裕謂友人成泮曰仲尼喜佛肸之召以匏瓜自喻伊尹亦稱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聖賢尚如此况吾曹乎眷今召我豈徒然哉泮曰今華夏分崩元州幅裂軌迹所及易水而已欲偃蹇考槃以待通者俟河之清也軍人壽幾何古人以爲白駒之歎少游有云郡掾足以陰後况國相乎鄉追蹤伊孔抑亦知機其神也裕乃應之拜郎中令中軍將軍虞上卿位歷事段氏五主甚見尊重段遼與甄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慕容與國世爲婚姻且甄令德之主不宜連兵構怨周殘百姓臣恐禍雪之興將由於此願兩追前失通款如初使國家有太山之安蒼生蒙息育之惠遠不從出爲燕郡太守石季龍剋令支裕以郡降拜北平



太守徵爲尚書左丞段遼之請迎於李龍也裕以左丞相領征東麻殺司馬秋歎裕爲軍人所執將詣鮑鮑素聞裕名即命釋其囚拜即中令遷大將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鮑甚器重之及遷都和龍裕雅有巧思鮑所制城池宮閣皆裕之規模裕雖性鮑日近寵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瑞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羈縲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及死鮑甚悼之時年六十一

載記第九

晉書一百九



通鑑卷八

晉書一百六

載紀第十

晉書一百十

唐太宗文皇帝

慕容雋

韓恒

李產

產子績

慕容雋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初，庾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雋，庾曰：此兒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略。皝為燕王，拜雋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皝死，永初五年，僭即燕王位。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赦于境內。是時石季龍死，趙魏大亂，雋將圖兼并之計，以慕容恪為輔國將軍，慕

嘉靖戊午年

晉書卷一百一



容評為輔弼將軍陽鷺為輔義將軍慕容垂為前鋒  
都督建鋒將軍簡精卒二十萬餘以待期是歲穆帝  
使謁者陳沉拜雋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  
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  
封拜一如虜毚故事明年雋率三軍南伐出自盧龍  
次于無終石季龍幽州刺史王午棄城走留其將王  
他守劔雋攻陷其城斬他因而都之徒廣審上谷人  
于徐無代郡人于凡城而還及冉閔殺石祗僭稱大  
號遣其使人常煇聘於雋雋引之觀下使其記室封  
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煇之志篡逆有何祥應而僭  
稱大號煇曰天之所興其致不同狼馬絕于三王麟  
龍表于漢魏寡君應天馭歷能無祥乎且用兵殺罰  
哲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而仲尼美之魏武養於宦  
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遂能終成大功暴胡酷亂蒼  
生屠膾寡君奮劔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  
天勲侔高祖恭承乾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祗去歲使  
張舉請救云璽在襄國其言信不又聞閔鑄金為已  
象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煇曰誅胡之日在鄴者  
畧無所遺璽何從而向襄國此求救之辭耳天之神  
璽實在寡君且妖孽之徒欲假竒眩衆或改作萬端



以神其事寡君今已握乾符類上帝四海懸諸掌大業集于身何所求慮而取信此乎鑄形之事所未聞也雋既銳信舉言又欣於閔鑄形之不成也必欲審之乃積薪置火於其側命裕等以意喻之煇神色自若抗言曰結髮已來尚不欺庸人况千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為也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左右勸雋殺之雋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事遂赦之遣昔忝容恪略地中山慕容評攻王午于魯口恪次唐城冉閔將白同中山太守侯龕固守不下恪留其將慕容彪攻之進討常山評次南安王午遣直將鄭生距評評逆擊斬之侯龕踰城出降恪進剋中山斬白同雋軍令嚴明諸將無所犯閔章武太守賈堅率郡兵邀評戰于高城擒堅於陣斬首三千餘級是歲丁零翟胤及冉閔將劉準等率其所部降于雋封胤歸義王拜準左司馬時鮮卑段勤初附於雋其後復叛雋遣慕容恪及相國封奔討冉閔于安喜慕容垂討段勤于繹幕雋如中山為二軍聲勢閔懼奔于常山恪追及於泝水閔威名素振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為難用如其勇而無謀一天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



吾今分軍為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君但厲卒從傍須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剋也及戰敗之斬首七千餘級擒閔送之斬於龍城恪屯軍呼淹閔將蘇亥遣其將金光率騎數千襲恪恪逆擊斬之亥大懼奔于并州恪進據常山段勤懼而請降遂進攻鄴閔將蔣幹閉城距守雋又遣慕容評等率騎一萬會攻鄴是時鷦巢于雋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項上有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雋謂群僚曰是何祥也咸稱鷦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

燕龍興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錄以御四海者也雋覽之大悅既而蔣幹率銳卒五千出城挑戰慕容評等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鄴於是群臣勸雋稱尊號雋荅曰吾本幽漢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歷數之籙寧有分邪卿等苟相褒舉以覬非望實匪寡德所宜聞也慕容恪封奕討王午于魯口降之尋而慕容評攻剋鄴城送并閔妻子僚屬及其文物于中山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于建鄴雋欲神其事崇言



歷運在巳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建元曰元璽署置百官以封弈為太尉慕容恪為侍中陽鶩為尚書令皇甫真為尚書左僕射張希為尚書右僕射宋活為中書監韓恒為中書令其餘封授各有差追尊鹿為高祖武宣皇帝號為太祖文明皇帝時朝廷遣使詣雋雋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初石季龍使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為雋之應也改司州為中州置司隸校尉

官群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紀黑精之君運歷傳屬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時服周之冕旗幟尚黑牲牡尚玄雋從之其從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號之日者悉增位三級派河之師守鄴之軍下及戰士賜各有差臨陣戰亡者將士加贈二等士卒復其子孫殿中舊人皆隨才擢叙立其妻可足渾氏為皇后世子曄為皇太子晉寧朔將軍榮胡以彭城魯郡叛降于雋常山人李犢聚眾數千反于普壁壘雋遣慕容恪率眾討降之初冉閔既敗王午自號安國王午既死呂護復襲其號保于魯口恪進討走之遣前軍悅縮追



及于野王悉降其衆姚襄以梁國降于雋以慕容評為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荆徐兗豫十州河南諸軍事權鎮于洛水慕容彊為前鋒都督都督荆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河南雋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為東遷互相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雋曰群小以朕東巡故相惑耳今朕既至尋當自定然不虞之備亦不可不為於是令內外戒嚴苻生河內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以郡歸雋晉蘭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柱建興太守高寃各以郡叛歸于雋初雋車騎大將軍范陽公劉琨屯據薊城降于苻氏至此率戶二千詣薊歸罪拜後將軍高句麗王劉遣使謝恩貢其方物雋以釗為營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雋給事黃門侍郎申胤上言曰夫名尊禮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漢以蕭曹之功有殊群辟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世無其功則禮宜闕也至於東宮體此為儀魏晉因循制不納鳥今皇儲過謙準同百僚禮卑逼下有違朝式太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游非所以辨章貴賤也祭饗朝慶宜正服衮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至太陰數終黃鍾產氣綿微於下此月閉關息旅



后不省方禮記曰是月也事欲靜君子齊戒去聲色  
唯周官有天子之南郊從八能之說或以有事至靈  
非朝饗之節故有樂作之理王者慎微禮從其重前  
來二至闕鼓不宜有設今之鏗鎗蓋以常儀二至之  
禮事殊餘節猥動金聲驚越神氣施之宣養實為未  
盡又朝服雖是古禮絳構始於秦漢迄于今代遂相  
仍準朔望正旦乃具衮舄禮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  
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在一舄今或朝日天雨未有  
定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近以地濕不得納舄而以  
衮襪改履案言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體之間上  
下二制或廢或存實垂禮意大燕受命侔蹤虞夏諸  
所施行宜損益定之以為皇代永制雋曰其劔舄不  
趨事下太常參議太子服衮冕冠九旒超級逼上未  
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初段蘭之子  
龕因冉閔之亂擁眾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于建  
業遣書抗中表之儀非雋正位雋遣慕容恪慕容塵  
討之恪既濟河龕弟羆驍勇有智計言於龕曰慕容  
恪善用兵加其眾旅既盛恐不可抗也若頓兵城下  
雖復請降懼終不聽王但固守羆請率精銳距之若  
其戰捷王可馳來追擊使虜匹馬無反如其敗也遽



出請降不失千戶侯也龕弗從罷固請行龕怒殺之  
率衆三萬來距恪恪遇龕於濟水之南與戰大敗之  
遂斬其弟欽盡俘其衆恪進圍廣固諸將勸恪宜急  
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  
我勢均且有彊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  
利如其我彊彼弱外無寇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  
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結賊黨  
衆未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其用之無術以致  
敗耳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  
其促攻不過數旬剋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

已來卒不獲寧吾每思之不覺心寢亦何宜輕殘人  
命乎當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乃築室反  
耕嚴固圍壘龕所署徐州刺史王騰索頭單于薛雲  
降于恪段龕之被圍也遣使詣建鄴請救穆帝遣北  
中郎將荀羨赴之憚虜彊遷延不敢進攻破陽都斬  
王騰以歸恪遂剋廣固以龕為伏順將軍徙鮮卑胡  
羯三千餘戶于薊留慕容塵鎮廣固恪振旅而歸雋  
太子曄死偽謚獻懷升平元年復立次子曄為皇太  
子赦其境內改元曰光壽遣其撫軍慕容垂中軍慕  
容虔與護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勅勒于塞



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億餘  
萬初鹿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  
城也孰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踞齧人莫能近孰  
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伏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  
之意乎乃止季龍尋退孰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  
而駿逸下虧儁比之於鮑氏聰命鑄銅以圖其象親  
爲銘贊儁勒其傍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  
死匈奴單于賀賴頭率部落三萬五千降于儁拜寧  
西將軍雲中郡公處之于代郡平舒城晉太山太守  
諸葛攸伐其東郡儁遣慕容恪距戰王師敗績北中

卽將謝萬先據梁宋懼而遁歸恪進兵入寇河南汝  
穎譙沛皆陷置守宰而還儁自薊城遷于鄴赦其境  
內繕脩宮殿復銅雀臺廷尉監常煒上言大燕雖蕪  
命創制至於朝廷銓謨亦多因循魏晉唯祖父不殮  
葬者獨不聽官身清朝斯誠王教之首不刊之式然  
禮貴適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而秦人  
安之自頃中州喪亂連兵積年或遇傾城之敗覆軍  
之禍坑師沉卒往往而然孤孫况子十室而九兼三  
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儂一時  
或依羸博之制孝子糜身無補順孫心喪靡及雖招



魂虛葬以叙罔極之情又禮無招葬之文令不此載若斯之派抱琳瑯而無申懷英才而不齒誠可痛也恐非明揚側陋務盡時珍之道吳起二陳之疇終將無所展其才幹漢祖何由免於平城之圍鄧支之首何以懸於漢關謹案戊辰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以明惟新之慶五六年間尋相違伐於則天之體臣竊未安儁曰焯宿德碩儒練明刑法覽其所陳良足採也今六合未寧喪亂未已又正當搜竒拔異之秋未可不行兼舉且除此條聽大同更議使昌黎遠東二郡起屍廟范陽燕郡構孰廟以其護軍平賊

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焉符堅平州刺史劉特率兵五千降于儁河間李黑聚眾千餘攻畧州郡殺棗疆令衛顏儁長樂太守傅顏討斬之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璧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竒有異常玉儁以為徽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初冉閔之僭號也石季龍將李歷張平高昌等並率其所部稱著於儁遣子入侍既而投款建鄴結援符堅並受爵位羈縻自固雖貢使不絕而誠節未盡呂護之走野王也遣弟奉表謝罪於儁拜寧南將軍河內太守又上黨馮鴛自稱太守附于張平平屢言之儁以平故



赦其罪以為京北太守護養亦陰通京師張平跨有  
新興鴈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三百餘胡  
晉十餘萬戶遂拜置征鎮為鼎峙之勢儁遣其司徒  
慕容評討平領軍慕輿根討鴛司空陽鶩討昌撫軍  
慕容臧攻歷并州壘壁降者百餘所以尚書右僕射  
悅縮為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以撫  
之平所署征西諸葛驤鎮北蘇象寧東喬庶鎮南石  
賢等率壘壁百三十八降于儁儁大悅皆復其官爵  
既而平率衆三千奔于平陽鴛奔于野王歷走滎陽  
昌奔郢陵悉降其衆儁于是復圖入寇兼欲經略關

西乃令州郡校閱見丁精覆隱漏率戶留一丁餘悉  
發之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明年大集將進臨  
洛陽為三方節度武邑劉貴上書極諫陳百姓凋弊  
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禍并陳時政不便  
于時者十有三事儁覽而悅之付公卿博議事多納  
用乃改為三五占兵寬戎備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  
集鄴都是歲晉將荀羨攻山在拔之斬儁太山太守  
賈堅儁青州刺史慕容塵遣司馬悅明救之羨師敗  
績復隕山在儁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胄子封其子  
泓為濟北王沖為中山王讌群臣於蒲池酒酣賦詩



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潸然流涕顧謂群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緣愛稱奇無大雅之躰自曄亡以來孤鬢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曄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怪將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之在東宮臣為中庶子既忝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聞道備無愆其唯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闕也儒曰卿言亦以過矣然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沉毅好斷理詣無幽此其三也疾諛亮物雅悅直言此其

四也好學愛賢不耻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此其八也儒泣曰卿雖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既不能追蹤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王以世傳授景茂幼冲器藝未舉卿以為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聖敬日躋而八德闡然二闕未補雅好遊田娛心絲竹所以為損耳儒顧謂曄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戢之因問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儒夜夢石季龍齧其辭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踣而罵之曰死



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約陽數其殘酷之  
罪鞭之棄于漳水諸葛攸又率水陸二萬討儁入自  
石門屯于河渚攸部將匡超進據嶠傲蕭館屯于新  
柵又遣督護徐罔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為東西聲  
勢儁遣慕容評傅頴等統步騎五萬戰于東阿王師  
敗績塞北七國賀蘭涉勒等皆降俄而儁寢疾謂慕  
容恪曰吾所疾惛然當恐不濟脩短命也復何所恨  
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  
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  
刑措不可以亂王統也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

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  
乎儁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季績清方忠亮  
堪任大事汝善遇之是時兵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  
攻劫晨昏斷行於是寬常賦設奇禁賊盜有相告者  
賜奉車都尉捕誅賊首木穀和等百餘人乃止升平  
四年儁死時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偽謚景昭皇帝  
廟號烈祖墓號龍陵儁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  
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  
四十餘篇惟嚴重慎威儀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閑居  
宴處亦無懈怠之色云



韓恒

韓恒字景山灌津人也父默以學行顯名恒少能屬文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覽經籍無所不通永嘉之亂避地遼東庾既逐崔苾復徙昌黎召見嘉之拜參軍事咸和中宋該等建議以庾立功一偶勤誠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大將軍燕王之號庾納之命郡僚博議咸以為宜如該議恒駁曰自郡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明公忠武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

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寧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以命諸侯冒繕甲兵候機會除群凶靖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且嬰君以求寵爵者非為臣之義也庾不平之出為新昌令號為鎮軍復參軍事遷營丘太守政化大行雋為大將軍徵拜諮議參軍加揚烈將軍雋僭位將定五行次衆論紛紜恒時疾在龍城雋召恒以決之恒未至而群臣議以燕宜承晉為水德既而恒至言於雋曰趙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於易震為青龍受命



之初有龍見於都邑成龍為木德幽契之符也雋初雖難改後終從恒議雋祕書監清河聶能聞恒言乃歎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興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產俱傳東宮從太子擘入朝雋顧謂左右曰此二傳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 李產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厲有志格永嘉之亂同郡祖逖擁衆部於南土力能自固產遂往依之逖素好從橫弟約有大志產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間行還鄉里仕於石氏為本郡太守及慕容儁南征

前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之祿當同負安危今若舍此節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衆潰始詣軍請降雋朝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乎烈士處身於世固當如是邪產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微臣所抗然犬馬為主豈忘自効但以孤窮勢蹙致力無術僂俛歸死實非誠款雋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真長者也乃擢用之歷位尚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曾不論朝政之得失同輩咸憚焉雋亦敬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保謂子績曰以吾之才



國子監刊一  
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  
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子績

產子績

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為郡功  
曹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飢儉軍供有  
闕季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  
接壤疆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與駕親戎將除殘賊雖  
嬰兒白首咸思効命非唯為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  
野猶甘為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  
菜色困弊力屈無所取濟遭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

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刺史王  
午辟為主簿雋之南征也隨午奔魯口鄧恒謂午曰  
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終不為用方為人  
患午曰績於喪亂之中捐家立義情節之重有侔古  
烈若懷嫌害之必駭衆望恒乃止午恐績終為恒所  
害乃資遣之及到雋責其背親後至績答曰臣聞豫  
讓報智伯仇稱于前史既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  
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也雋曰此亦事  
主之一節耳累遷太子中庶子及暉立慕容恪欲以  
績為尚書右僕射暉憾績往言不許恪屢請乃謂恪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暉請獨裁績遂憂死

載記第十

晉書一百一十一

載記第十一

晉書一百一十一

今讀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昔曲慕容暉

慕容恪 陽鶻 皇有真

慕容暉字景茂儁第三子也初封中山王尋立為太子及儁死群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暉升平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熙立其母可足渾氏為皇太后以慕容恪為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為太傅副贊朝政慕容輿根為太師慕容垂為河南大都督征南將軍兗州牧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鎮梁國孫希為安西將

萬曆三年

五月



軍并州刺史傅顏爲護軍將軍其餘封授各有差曄  
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輿根自恃勳舊驕傲有  
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權將伺隙爲亂乃言於恪曰  
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慮揚駿諸葛元遜之  
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  
先王之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主上爲一國王殿下  
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勃  
也昔曹滅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爲君非吾節况  
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安輔受遺奈何便有私議公  
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恪以告慕容垂垂

勸恪誅之恪曰今而新遭大凶二虜伺隙山陵未建  
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容忍之根與左  
衛慕輿于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入白可足渾氏  
及曄曰太宰太傅將謀爲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  
社稷可足渾氏將從之曄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  
託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於是使其侍中  
皇甫真護軍傅顏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大赦境內遣  
傅顏率騎一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軍威甚盛初雋  
所署寧南將軍呂護據野王陰通京師穆帝以護爲  
前將軍冀州刺史雋死謀引王師襲鄴事覺曄使慕



容恪等率衆五萬討之傅顏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  
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曾不敢闕兵中路展其蟪蛄  
之心此則士卒攝鬼敗亡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  
險守易攻難故為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  
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  
為備之道未易卒平今圍之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  
積外無疆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  
命而趣一時之利哉吾嚴濬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  
羨貨間而離之事淹執窮其釁易動我則未勞而寇  
已弊此為兵不血刃足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護

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千出戰傅顏擊斬之自三月  
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尋復叛歸  
于晞晞待之如初因遣傅顏與護率衆據河陰顏北  
襲勅勤大獲而還護攻洛陽中流矢而死將軍段崇  
收軍北渡屯于野王晞遣其寧東慕容忠攻陷滎陽  
又遣鎮南慕容塵寇長平時晉冠軍將軍陳祐戍洛  
陽遣使請救帝遣桓溫援之興寧初晞復使慕容評  
寇許昌懸瓠陳城並陷之遂略汝南諸郡徙萬餘戶  
于幽冀晞豫州刺史孫興土疏請步卒五千先圖洛  
陽晞納之遣其太宰司馬悅希軍于盟津孫興分戍



成臯以為之聲援尋而陳祐率衆奔陸渾河南諸壘  
悉陷於希慕容恪攻陷金墉害揚威將軍沈勁以其  
左右中郎慕容筑為假節征虜將軍洛州刺史鎮金  
墉慕容垂為都督荆楊洛徐兗豫雍益涼秦等十州  
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荊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時暉  
境內多水旱慕容恪慕容評並稽首歸政請遜位還  
第曰臣以朽闇器非經國過荷先帝援擢之恩又蒙  
陛下殊常之遇猥以輕才竊位宰錄不能上諧陰陽  
下釐庶政致使水旱愆和彝倫失序軼弱任重夕陽  
唯憂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辨方正位司必量才官惟

德舉台傳之重參理三光苟非其人則靈曜為虧尸  
祿貽殃負乘招悔由來常道未之或差以姬旦之勳  
聖猶近則二公不悅遠則管蔡流言况臣等寵緣戚  
來榮非才授而可久點天宮塵蔽賢路是以中年拜  
表披陳丹款聖恩齒舊未忍遐棄奄冉偷榮愆責彌  
厚自待罪鼎司歲餘辰紀忝冒宰衡七載于茲雖乃  
心經畧而思不周務至今二方于紀跋扈未庭同文  
之詠有慙盛漢深乖先帝託付之規甚違陛下垂拱  
之義臣雖不敏竊問君子之言敢忘虞丘避賢之美  
輒循兩踈知止之分謹送太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章



綬惟垂昭許曄曰朕以不天早傾乾覆先帝所託唯  
在二公二公懿親碩德勲高魯衛翼贊王室輔導朕  
躬宣慈惠和坐而待旦虔誠夕惕美亦至矣故能外  
埽群凶內清九土四海晏如政和時洽雖宗廟社稷  
之靈抑亦公之力也今關右有未賓之氏江吳有遺  
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寧六合豈宜虛已謙沖以適委  
任之重王其割二踈獨善之小以成公旦復衮之大  
恪評等固請致政曄曰夫建德者必以終善為名位  
命者則以功成為効公與先帝開構洪基膺天明命  
將廓夷群醜紹復隆周之迹災眚橫流乾光墜曜朕

以眇躬猥荷大業不能上成先帝遺志致使二虜遊  
魂所以功未成也豈宜冲退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  
為榮憂四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比屋而可  
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殄宗社之重非唯朕身公所  
憂也當思所以寧濟兆庶靖難敦風垂美將來侔蹤  
周漢不宜崇飾常節以違至公遂斷其讓表格評等  
乃止曄鎮律郎郭欽奏議以曄承石季龍水為木德  
曄從之太和元年曄遣撫軍慕容厲攻晉太山太守  
諸葛攸攸奔于淮南厲采隋兗州諸郡置守宰而還  
慕容恪有疾深慮曄政不在已慕容評性多猜忌大

十嘉靖戊午年

晉書紀十一

四



司馬之位不能允授人望乃召暉兄樂安王臧謂之  
曰今勁秦跋扈疆吳未賓二寇並懷進取但患事之  
無由耳夫安危在得人國興在賢輔若能推才任忠  
和同宗盟則四海不足圖二虜豈能為難哉吾以常  
才受先帝顧託之重每欲埽平關隴蕩一蹠吳庶嗣  
成先帝遺志謝憂責于當年而疾固彌留恐此志不  
遂所以沒有餘恨也吳王天資英傑經畧超時司馬  
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吾終之後必以授之若以親  
疎次第不以授汝當以授沖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  
堪多難國家安危實在于此不可昧利忘憂以致大

悔也又以告評月餘而死其國中皆痛惜之先是晉  
南陽督護趙弘以宛降于暉暉遣其南中郎將趙盤  
自魯陽戍宛至此晉右將軍桓詒攻宛拔之趙盤退  
奔魯陽詒遣輕騎追盤及於雒城大戰敗之執盤戍  
宛而歸苻堅將苻謏據陝降于暉時有圖書云燕馬  
當飲渭水堅恐暉乘釁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備華  
陰暉群下議欲遣兵救謏因圖關右慕容評素無經  
畧又受苻堅間貨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  
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畧又非太宰之匹終不能平  
秦也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暉魏尹慕容德



上疏曰先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懷遠以一六合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沒武王嗣興伏惟陛下則天比德揆聖齊功方闡宗軌基纂成先志逆氏僭據關隴弼同王者惡積禍盈自相疑戮釁起蕭牆勢分四國投誠請援旬日相尋豈非凶運將終數歸有道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機之上也今秦上四分可謂弱矣時來運集天贊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鑒我之師也宜應天人之會建牧野之旗命皇甫真引并冀之衆徑趣蒲阪臣垂引許洛之兵馳解謏圍太傅總京都武旅為二軍後繼飛檄三

輔仁聲先路獲城即侯微功必賞此則鬱槩待時之推抱志未申之傑必嶽峙灞上雲屯隴下天羅既張內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大同之舉今其時也願陛下獨斷聖慮無訪仁人瞻覽表大悅將從之評固執不許乃止符謏知評暉之無遠畧恐救師弗至乃懸於慕容垂皇甫真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為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涌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真曰方為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畧豈能抗苻堅王猛乎真曰然統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暉僕



射悅縮言於暉曰太宰政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  
曰在有德者可以寬臨衆其次莫如猛令諸軍營戶  
三分其貫風教透弊威網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  
府之饒肅明法令以清四海暉納之縮既定制朝野  
震驚馬出戶二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縮殺之晉  
人司馬桓溫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表真率衆五  
萬伐暉前兖州刺史孫元起兵應之溫部將檀玄攻  
朔陸執暉寧東慕容忠暉遣其將慕容厲與溫戰于  
黃墟厲師大敗單騎奔還高平太守徐翻以郡歸順  
溫前鋒朱序又破暉將傅頴于林渚溫軍大振次于

枋頭暉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戰  
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為使持節南討大都督慕容  
德為征南將軍率衆五萬距溫使其散騎侍郎樂嵩  
乞師於苻堅堅遣將軍苟池率衆二萬出自洛陽師  
于潁川外為赴援內實觀隙有兼并之志矣慕容德  
屯于石門絕溫糧漕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斷  
溫餽運溫頻戰不利糧運復絕及聞堅師之至乃焚  
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溫至襄邑東伏於澗  
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死者二萬餘人苟池聞  
溫班師邀擊于譙溫衆又敗死者萬計垂既有大功



威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之垂又言其將孫蓋等摧鋒陷銳宜誦功超授評寢而不錄垂數以為言頗與評廷爭可也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無琛還言於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無不和之理兼吳王西奔必有觀釁之計深宜備之評曰不然秦豈可受吾叛臣而不懷和好哉琛曰鄰國相并有自來矣况今並稱大號理無俱存苻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居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温不足為慮終為人患者

其唯王猛乎謂評不以為虞皇甫真又陳其事曰苻堅雖聘使相尋託輔車為諭然抗均鄰敵勢同戰國明其甘於取利無慕善之心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續兼師出洛川夷險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以措奸圖聽風塵而伺國隙者寇之常也又吳王外奔為之謀王伍員之禍不可不慮洛陽并州壺關諸城並宜增兵益守以防未兆評曰秦國小力弱杖我為援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擾懼以動寇心也評從之俄而堅遣其將王猛率眾伐暉攻慕容筑于金墉



曠遣慕容臧率衆救之臧次滎陽猛部將梁成洛州刺史鄧羌與臧戰于石門臧師敗績死者萬餘遂相持于石門筑以救兵不至以金墉降于猛梁成又敗慕容臧斬首二千餘級獲其將軍楊璩臧遂城新樂而還桓溫之敗也歸罪于豫州刺史袁真真怒以壽陽降曠曠遣其大鴻臚溫統署真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揚州刺史封宣城公未至而真統俱卒真黨朱輔立真子瑾為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固壽陽時外則王師及苻堅交侵兵革不息內則曠母亂政評等貪冒政

以賄成官非才舉群下切齒焉其尚書左丞申紹上疏曰臣聞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資內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群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間或因寵戚藉緣時會非但無聞於州閭亦不經于朝廷又無考績黜陟幽明貪惰為惡無刑戮之懼清勤奉法無爵賞之勸百姓窮弊侵昧無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為賊盜風頽化替莫相糾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令之見戶不過漢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過往時虛假名



位廢棄農業公私驅擾人無聊生宜并官省職務勸  
農桑秦吳二虜僻僭一時尚能任道捐情肅諧偽部  
況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海而可美政或虧取陵姦  
寇哉鄰之有善衆之所望我之不脩彼之顛也秦吳  
狡猾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  
豐實云兼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雲騎風馳國之  
常也而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賦法靡  
恒役之非道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  
疆首先貧弱行留俱窘資贍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  
亡進關供國之饒退離離蠶農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

命宜嚴制軍務務先饒復習兵教戰使偏伍有常從  
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懋岫之觀子弟懷孔爾之  
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敦  
朴哲后恒憲故周公戒成王以齋財為本漢文以皂  
幃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魏武寵賜不盈十萬薄  
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之惠全百姓之力謹  
案後宮四千有餘僮侍廝養通兼十倍日費之重價  
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令  
帑藏虛竭軍士無檐榆之資宰相佚王迭以侈麗相  
尚風靡之化積習成俗卧薪之諭未足甚焉宜罷浮



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絕公廩浮頰之事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以下以四海為家信賞必罰綱維肅舉者溫猛之首可懸之白旗秦吳二主可以禮之歸命豈唯不復侵寇而已哉陛下若不遠追漢宗弋綈之模近崇先帝補衣之美臣恐頹風弊俗亦革變靡途中興之歌無以彰之然詩之稱宇兼并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夷者懷之以德令魯陽上郡重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可以羈服塞表為平寇之基徒孤危託落令善附內駭宜攝就并豫以臨二河通接漕穀擬之丘後重晉陽之戍

增南藩之兵戰守之備銜以千金之餌蓄力待時可一舉而滅如其處劉送死俟入境而斷之可令匹馬不反非唯絕二賊闕關乃是戡殄之要惟陛下覽焉韓不納符堅又使王猛揚安率眾伐暉猛攻壺關安攻晉陽暉使慕容評等率中外精卒四十餘萬距之猛安進師潞川州郡盜賊大起鄴中多恠異暉憂懼不知所為乃召其使而問曰秦眾何如大師既出猛等能戰否或對曰秦國小兵弱豈王師之敵景路常才又非太傅之匹不足憂也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進曰不然兵書之義計敵能聞當以筭取之



若冀敵不鬪非萬全之道也慶鄭有云秦衆雖少戰  
士倍我衆之多少非可問也且秦行師千里固戰是  
求何不戰之有乎曄不悅猛與評等相持評以猛懸  
軍遠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  
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  
評性貧鄙鄆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  
莫有鬪志曄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  
宜以宗廟社稷為憂奈何不務撫養勲勞專以聚斂  
為心平府藏之珍貨朕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冒進王  
持錢帛安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

三軍以平寇凱旋為先也評懼而與猛戰于潞川評  
師大敗死者五萬餘人評等單騎遁還猛遂長驅至  
鄴堅復率衆十萬會猛攻曄先是慕容桓以衆萬餘  
屯于沙亭為評等後繼聞評敗引屯內黃堅遣將鄧  
羌攻信都桓率鮮卑五千退保和龍散騎侍郎徐蔚  
等率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城門  
以勦堅軍曄與評等數十騎奔于昌黎堅遣郭慶追  
及曄于高陽堅將巨武執曄將縛之曄曰汝何小人  
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  
遂送曄于堅堅詰其奔狀曄曰狐死首丘欲歸死于



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平文武出降郭慶  
遂追評桓于和龍桓殺其鎮東慕容亮而并其衆攻  
其遼東太守韓稠于平州郭慶遣將軍朱嶷擊桓執  
而送之堅徙暉及其王公已下并鮮卑四萬餘户于  
長安封暉新興侯署為尚書堅征壽春以暉為平南  
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慕容垂  
攻苻丕于鄴慕容冲起兵關中暉謀殺堅以應之事  
發為堅所誅時年三十五及德僭稱尊號為謚幽皇  
帝始鹿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暉四世暉在位二  
十二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鹿皝凡八十五年

### 慕容恪

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沉深有大  
度母高氏無寵皝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  
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皝始異  
焉乃授之以兵數從皝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  
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為寇皝使恪與雋俱伐  
夫餘雋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嚮  
輒潰皝將終謂雋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  
俱濟汝其委之及雋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  
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雋寢疾引恪與



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暉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雋  
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温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為大  
耳慕容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  
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  
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  
心稍安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  
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  
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羊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  
嘗顯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者恪之圍洛陽也秦  
中大震將堅親將以備潼關軍廻乃定恪為將不尚  
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略不以小令勞衆軍士  
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  
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暉親臨問以後事恪  
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猶可而况國之懿藩吳  
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  
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闕闔之計言終而死

### 陽鶩

陽鶩字士秋右北平無中人也父耽仕虜官至東夷  
校尉鶩少清素好學器識沉遠起家為平州別駕屢  
獻安時疆國之術事多納用虜甚奇之鶩即王位遷



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幃幄孰臨終謂雋曰陽士秋忠幹貞固可託付大事汝善待之雋之將圖中原也鶩制勝之功亞于慕容恪暉既嗣偽位申以師傅之禮親遇日隆及為太尉慨然而難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暉優谷不許鶩清真謙謹老而彌篤既以宿望舊齒自慕容恪已下莫不畢拜性儉約常乘弊車瘠馬及死無歛財

皇甫真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應拜為

遼東國侍郎孰嗣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悴真議欲寬減歲賦休息力役不合百免官後以破麻秋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立二郡太守皆有善政及雋僭位入為典書令後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雋臨終與慕容恪等俱受顧託慕容與根將謀為亂真陰察知之乃言於恪請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謀發伏誅恪謝真曰不從君言幾成禍敗呂護之叛恪謀於朝曰遠人不服脩文德以來之今護宜以恩詔降乎不宜以兵戈取也真曰護九年之間三背王



命揆其姦心凶勃未已明公方飲馬江湘勒銘劔閣  
况護最爾近畿而不梟戮宜以兵筭取之不可復以  
文檄喻也恪從之以直為冠軍將軍別部都督師還  
拜鎮西將軍并州刺史鎮護匈奴中郎將徵還拜侍  
中光祿大夫累遷太尉侍中苻堅密謀兼并欲觀審  
釁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賢王曹轂  
令轂遣使詣鄴辯因從之真兄典仕苻堅為散騎常  
侍從子奮覆並顯閔西辯既至鄴歷造公卿言於真  
曰辯家為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  
弟並相知在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

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乃白晞請窮詰之晞  
評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鑿機識  
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  
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真性清  
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  
詩賦四十餘篇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  
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荅曰  
卿昨為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  
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噐也遂堅入關為秦  
車都尉數歲而死



史臣曰觀夫北陰衍氣醜虜彙生隔閼諸華聲教莫  
之漸雄據殊壤貪悍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  
當塗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岷吳而可錄御遠  
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龐英姿偉量是曰邊豪釁  
迹姦圖寔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冊象  
龔致罰昭大訓於姚典况乎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  
心剽邑屠城略地騁其螫賊既而二帝遘平陽之酷  
按兵窺運五鐸啓金陵之祚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  
君危而未立匡王之節俟國泰而將徇適所謂相時  
而動豈素蓄之款哉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農

桑敦地利任聽具于該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  
之基焉元真躰貌不恒暗符天表沉毅自處頗懷竒  
略于時群雄各立爭奪在辰顯宗主祭於冲年庾亮  
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遂得據巴成之資  
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驚則烏丸卷甲建旆東征則宇  
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命  
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止為  
侯瞻曩烈而功微微前經而禮縟谿壑難蒲此之謂  
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釁首圖中  
原燕王協其籌冀馬為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拔堅城氣龍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  
躬遽竊鴻名偷安寶籙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  
徒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  
之由非夫天厭素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  
斯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於是陷  
金墉而款河南包銅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  
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鄴宮而受首當此之時也凶威  
轉熾及玄恭即世虐媪亂朝垂以勲德不容評以黷  
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反  
速其咎禦敵罕脩其備以攜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

鏑未交白溝淪境衝朝暫凝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  
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終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  
凶惟人良所謂也

贊曰青山徙構玄塞分疆秦蠹茲雜種弈世彌昌角端  
掩月步搖翻霜乘危蝟起怙險鴟張假竊神器憑陵  
帝鄉守不以德終致餘殃



煇結象才一傍鄰威加晉書一百一十一被物  
 窮逐竊鴻名偷安寶錄猶將席卷不歸其時  
 徒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處於  
 帝機亦不以激怒煙絲其類不恐心其  
 斷其戈解歸深其欲賦賦甘劍劍親知蘇林器  
 登由青山對對文塞公斷奏其絲軒平世爾昌  
 附封入夏河龍也

而女于子常壯而淮費然其少異於管不自全  
 繼未交白載命意適隨曾對然即知盡長味由余





